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見素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鉞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鄧洪繼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二十三

明 林俊 撰

書

復潘孔修

得書始聞太夫人之訃居鄉坐井誠是也悲戀之餘緬想孝忱畏仰畏仰計時已襄事苦塊割裂當過毀自裁執事有宗祊之責也某近章得請食雞棄肋已決昔年

而生龜脫筒始諧初志酬元亮之樂而未已希文之心
道然也香數炷致勤靈下不宣

復蔡介夫

承致先大夫祭文且讀且泣腸裂心刺而魂喪以飛謹
以宣之靈筵存沒悲感過蒲值執役荒塚又殞落之時
言說不敢自將諒悉是狀也晚節此退大是明白請同
辦居鄉道理以畢餘年曉夕祝老天祚宋而已不具

寄陳東所

柴桑諧往方幸接農談侶漁話與風煙猿鳥為徒而宿
疾載嬰隱憂時作嗣是有先君子之喪天禍不相貸如
此讀禮孤廬紙筆無味雲鴻便否無從知若自棄外罪
愧罪愧承寵高文伏讀增愧求副之勤雖老猶有餘
念焉不具

與荅書

辱惠教言盈紙疇昔捧讀悲感直房春餅轉瞬二十有
七年衰容敗質復見不能無故我之疑握手出涕頽然

復笑以倒也元樞大拜天下固將以君實伯起望公夫
用特異者望特異宗社華夷將寄命于公天下士民將
陰受其賜者欽賀欽賀某晚年諸疾盡指不能數先生
知我獨不為謀一骸骨地耶賊想旦夕平有此賊有
此兵陝便不知若閩浙人簷粉矣斯亦謀國至幸不
具缺

性甚怕冷又甚怕熱醫書謂之元氣不足兩年來尤苦
夏月日午一衫不能容須靜坐室中或蒞陰之下此豈

施之臨人涉秋即重綿冬則敝裘大布至重不可舉南方如是北方又何如且賤性直突易觸禍故自四十五時已決歸非獨今老病時也聞有生擒不宜斬之議變保尚請兵自衛通巴諸城躍足可進趨之可倒也八萬之賊屯隔一程寅策馬而已已至監禁則誨盜解之會城水行兩月餘陸行十七八日兵辦賊猶乏里甲邑若空生野且不可仗解何人僻處山縣押又何官深林險箐一雨則溪高數丈候守數日不可濟防又何術且四

處從賊如歸自是而賊氣沮賊從散下著者心困苦也
就中率多曲容某平生有薄事耶撫尋遂而雨久溪漲
賊不得如期疑阻中變豈天固不欲容之耶大挫之後
而又撫之謂罪固當誅殺非吾願仁無不愛生誠吾心
賊曰吾罪已深加之劫縣無望生理然監五時以不聽
撫怨羣輩曰林豈謊我輩的人今都應他話再何處采
渠亦自公論也

答西涯翁

得報知又乞休又未蒙允元樞大老宗社生靈士夫一
大命脉也容舍哉椒寢方馨前星立耀然范景仁婁寅
亮之所謂大慮大計慰祖宗之靈以係屬華夷之心者
似或一道某俗樊再入以膠局絕通透之人而當此紛
結不可解之任覆餗泛駕其所也兩川題目想成文安
寧左牧副憲盤糧無數題目皆復出效平生不識避事
亦不識薄待人亦不敢私作事天上落來之禍無亦自
有數耶辭疏未知得旨否實病不堪非敢激也詩話捧

讀數遍愈愧某體裁痴重嘗和曹廷輝詩托鄭憲副岳
轉寄復書曰四夫擡去莫知所指一日來南畿問之曰
非四夫安得動乃知詩重也然亦有天趣自然處題漁
者曰地幽拙言詞頭白猥生理獨樹風正涼月出大溪
水題海風觀曰星影倒隨天下上海波橫打岸沉浮夢
中贈東山曰心折正如東下水書成難寄北歸鴻感事
曰無多酌我防昏醉不可干人且靜眠星銅澁鐵不及
時與化冶中孤此一生九死餘恨也達子稍能作老成

語詩書篆亦稍知方但性懶莆大官子多無福不知可

濫一錄拜老師祖竊波餘否也不具

缺

日隱然泰和渾噩氣象自古謀國不動聲色而運用天下敦尚博大崇獎廉退開廣忠益省刑薄斂以務悅人心使天下後世陰受其福國是定國勢尊士習正民風淳夷狄歛衽而不敢南牧公負奇材膺顯際伯紀入來方成朝廷者如此適見黜落之報途中所見不稱人意者多在網中何神也還庵之起甚愜成大事須此老某

只箇拘局硬擔事任怨的人儲靜夫邵國賢朱懋恭孫志同皆可儲邵體弱只署南部以鎮浮華國為宜終養御史陳茂烈曾奉薦本郡學官近固無例然天下恐無第二此端亮清苦人然必仍舊官則巡按二司易相處今人自俗也兩川流賊甚苦移兵轉漕勢如旋磨隘可把而墜崖攀木猿聯而魚貫者不可防非若攻城拔寨有常處也荒陬僻邑居然生苗馭遣無一中節八日漕程月餘不應餉將盡如之何哉是役也知府張敏何珊

數十鬪追之陝兩月餘未還叅政曹祥僉事李恕策應亦之陝去冬及春及今皆有奇績某平生不知兵諸賢將士力也風足日甚痰嗽久不愈遂歸存沒受德不具西征每以不足副謗受為懼近想可畢事君相指縱之神為藉手東歸之地者也受知川嶽之報涓埃心者盡而力者不可以強支縱有差除奚福消受乞歸誠本懷煩決裁處使不為再乞觸禍則所以惠我而處我者至矣歸後義難奉書惟周悉調護拔真才紓急政奠國是

以迂續繁祉以垂有永望至幸

謝方石一代人豪與王介庵翁並峙南北記王司馬不
乞遺恩介庵為之請夫錄死所以勵生方希濶之舉尤
歆動之機某素慕此老然無一面非先容也註誤落官
尚有人川雲巡撫似不可缺兵備亦須有從容圖之

答黃伯固

衰力無所用跡孤簡與然而平生嚮往名先輩與夫海
內來進之士固有不交一臂通一問而自謂知己者數

年來得聞吾子私幸吾道不孤鄉一脉有所承受慰喜
愧懼往來于懷也過京山繼聞禔身臨人大致重以慰
以喜愧而無懼也方得書若文而三讀之以慰以喜鄉
固奇士果可以無懼無疑也第所屬意不如我之不孤
重加愧焉兩川未盡平旁郡諸邊盜戢戢然起袖手臨
局憂懼轉深適幸有所聞為宗社生靈大賀否獨蜀不
可為蜀哉不具

與林泉山家宰

匆匆為別豈勝馳戀蒼松古柏孤特之操愈見之膠水
墮雪之間非若望秋蒲柳然深為世道靈光獨幸公不
得不為姻舊私憐也賊臣幸敗觀世者尚深憂諒是懷
也川賊多不可言盡掣漢兵調土兵制之幸且盡乞本
與捷本偕上得允榕城當留三日為相樂丘祗蠲房一
味相處也利瞻弟今始敢為謀居官惟清約畏謹而心
主愛人嚴泣之川賊撫竟不終然每仇其黨欲犯開寧
其酋以不可負恩責其下固賊心者況人乎薄與奢均

不可通亦誤人但某過於獨溫潤縝密尊翁自弘壁容
燕石求耶不具

寄楊石齋

藍馱逋誅曹亮突作在彼固難制在此亮橫幾若無前
元日親征是可知心緒矣方兵屯合山懼覘我江津之
脆徑擣吾虛駐蹕溪以扼卒潰出城之路小僕請由舟
笑曰不濟死所耳僕驚夜病賊果出吾計賴此先發何
家老營之焚奚異秦坑之慘然鄰封遠聚効尤而旁睥

者幸此大創也茲趨保順辦藍天幸畢事如江津則納
節東下乞歸初念與是出本懷須此以杜竊鈇之議六
十病夫榮槿亦自有限到川不得一拜尊府老閣下先
生床下紓通家宿好亦缺陷世界也惟自玉運幹元化
至祝

慰西涯翁

隱聞令愛孔氏妹夫人謝世天地間之福不欲天地間
之人得全我先生純德具美固造化所宜曲右者孔之

賢叔不宜是以天然父元臣子復為元臣婦世未有平
滿若彼者付之無論也先生文章正傳道通塞世興衰
運祚修促身任之固不得不自擔荷而自諉者不得不
自愛也曹寇自稱曹王出世僭名號鋒銳不可當遠近
俱震幸此大捷本具繼多就擒首漏僅方四亦躡其跡
追擒之矣藍再辦則捷與乞本偕北某解而東病誠多
且久官非久閒意受賞非再出意也劉謝似宜亟處以
言落官者亦似宜復惟照在是幸

答黃伯固

辱和二詩格律思致甚善何幸鄉國後賢吾友也區區
材識枯滯百凡費力久不能逮人執事一擲足便到固
不可不自寶惜也二疏觸犯忌諱思過無已有其心而
無其識碎首甘心然有自銜之疑宜不若是甚也作文
專看秦漢以上猶有宋人語當覺其然聞彭大治世契
甚讀書提學正大人宜是子不具

賀楊石齋

承致會錄人至寅詢仙郎茂應狀頭之選德門盛事僅見之今而亦未前聞之古也楊世有盛者關西四世宰相四明兄弟三尚書建州孫子連第然未有萃一時如此者可尚也可賀也亦可畏也宋養士不負大科惟王曾宋庠馮京三人父子宰相僅呂許公韓魏公今所望于狀元者固不止于是斯通家之好愛德之私也痴突與時齟齬荷極力營救生死肉骨其惡敢忘然終惠于某者一放歸足矣能一一曲庇之耶兩川是役非老僊

所宜勢固衰止然亦鬼方之伐也人便謹奉空槭為賀
不具

寄孫司徒

南畿時曾附數簡想達矣天佑我明逆賊受首黨人散
政釐革而斥逐以盡執事遂庵柴墟二泉東川並以起
羣賢滿朝盛矣哉前輩謂不務逐熙豐之舊人而務革
熙豐之舊政激有後日紛紛之禍今宜無此也然士行
如鬼使人厭惡不知自何時敗壞至此固宜究心也蜀

如潰隄不可填塞人心者固去也而調運頻復重以社
之憂如焚惓而平生精力已盡宰物者胡困我遲暮之
歲如此也藍鄢勢已衰撫若可成則骸骨有地執事謂
某有快活福否也日昃之離有明戒焉柴墟二泉恐未
至不作書會中幸出不具

寄邃庵

承佳章累紙若謂其稍就清脫者庸知川如崩瀾層疊
湧出使人駭心喪魂撐拄不暇懸命艱危至不可排遣

長噓大哭重慶再入父老環觀為我哽咽江津與賊隔
江而陣既入空城烟火俱廢盡日無一水一米入口方
幸踰萬大捷容知川北又有馮憲副傑遇賊之事蓋前
哨已勝而馮截其歸路正犯窮寇之迫之條然志可嘉
也若命值此何計得謝楊總戎輩流表頗為異好生議
恐欲知

寄石齋

人回傳尊諭責過無書不勝驚悸平生疎懶涯翁僅答

一書厚翁同年最厚亦不通一書惟蜀以故里故諒屬
留念不揣數書私懼過瀆而猶若為簡公之繫戀鄉邦
故人者如是天下可知矣賢相古有是耶某猶若形迹
自拘過矣過矣迂腐非撥亂才三川麻沸左提右挈營
救日不暇夜不交一睫者時數月方賊烏合二萬餘剽
悍尤甚遠近搖扇仗賴君相發縱之力擒斬萬餘羣類
散者禁追捕僅購其首數人與聚而逸而未散似有可
得之機第麻六兒奔陝又盛川兵過陝攻之又奔川馮

憲副傑孤兵遇之被害戎事垂成值此奈何每觸事仰
天長吁繼之以泣邊糧近有全徵之議訴者紛然父老
言重慶毛知府嘗有是徵幾激變固全盛時也今日尤
屬可念公鄉人容不為之所耶某精神愈衰億望生入
門是外百無所圖公知己最舊容不為某所耶乞本瀕
封又沮馮故也照原萬萬

後孫九峰司徒

承書具審道况休裕慰慰蜀如漏船補塞不暇造物者

胡貽我衰謝之年之苦如此也先是尚未敢殺官自輕
淺舉事是風遂長繼窮寇加恨又有任其責者不得歸
苦苦涯翁出處嘗私論之司馬公之出國家甚幸在公
獨無幸也今人責人過詳不為國家謀其遠且大坐鎮
雅俗與翕翕集事績用自殊記弘治間有論王介翁不
任上宰某曰代者誰其人語塞涯翁去固宜且晚抑代
之必過之今似之者誰歟則固未宜遂其私者承論敢
對其亦謂然以否不宣

復劉文煥

遠辱大製獎誦過情執事亭亭然物表入眉睫誠難者
顧獨誤在愛中擬以非分陸范薛李古今幾人哉不敢
當不敢當危機距脫自信輕便然面望未嘗收涕賊中
動靜幸時一附報欲釋自慚尤欲為蜀人先賀也士風
大壞監巡藩臬間亦失素守郡而下僅百一強人意甚
之大非人情民安得不窮且盜執事冰清山立運用更
化無難者近時趨奉過禮迎送至出界地甚費且擾夫

簡則肅肅則嚴沈思古一大人物恐欲知餘惟古道自重不具

復楊志仁

承致尊甫文懿公詩集并教言皆山中渴欲得者感慙何如中丞榮轉吾道私幸然執事資望已二十年前故物人固左之天固右而畀之文懿公宦迹同也而亟欲求去門第誠過盛抑直道有難合者其然耶記同曹僅吾二人家居亦少歲月可久借耶第事會一日盡一日

報荅涉齟齬則行意水石之間料理末一着局面區區質孱病早近尤不可支無出期矣書例不荅在執事末由自己也惟為道保愛萬萬

復段僉憲

榕城瞻拜承款顧勤複按部又辱光臨斯文情義加焉受賞致賀似於名義未安蓋無可賞亦無可受而誤恩再辱顏汗登拜豈容謬沾賢者之惠哉且公私賀儀一例辭却吾執事廉白自守美官二十餘年未營一第家

食不自謀自我稿若奚足為區區潤哉領厚情還厚幣
心甚安之照在萬萬

慰楊月湖

某啓林居荒僻執事聲迹久不聞嚮往意加焉前數日
會汝華于建陽始知執事有尊大夫之喪紫瘡之甚噫
此吾二人共遭也何夕何事亦何忍言哉執事為道之
身萬以禮無毀某是日擇吉是日有金革之起義不敢
辭而壯歸晚出其心果欲其志果可行耶行止一事便

自不可謀禍謂可免耶是由天落也已具疏另選精力
預處地方容令照舊致仕不知遂否便中無惜惠教小
奠附致几筵無任悲梗不具

寄邵二泉

恭聞起落朝論固自在然所以處先生者豈星鳳欲與
遐荒一覩尋收而入之耶藍賊且盡曹已收戎旅凡勞
視往日江之西十倍日懸命鋒刃間閒福無力銷受險
難有此其如何歸山再請未遂適觸罪自實倘荷放廢則

蘭陂雲水又自故物恨二泉柴墟無一篝燈交臂時也不具

答張白齋郡伯

適枉郡駕暨二庠博士傳姚英之之檄請先祖都憲敬齋
公神主祀鄉賢豈勝感幸先祖孝節廉重當在古人中教
於鄉門下有尹上宰諸人教於官門下有高司徒諸人在
有生祠當道欲借邑令起之風憲力辭謝方薦提學以母老
三疏乞歸時望六時也岳蒙泉憫其貧患之地頗居厚利峻
却又強又連却周以棺具酬之直皆人所難者故沒時蒙

泉祭之文謂未老即歸事育罔遂徵此知學優游即樂蓋
心知語也然鄉賢有艾軒復齋夾漈諸老進與同列恐非
地下之願刳生時嘗未滿猶人者必不欲自混某至愚極陋
亦欲成先祖之美胡希仁程獻之王存敬累有舉皆辭義
不敢今日受命吾人舉事名教所關亦使鄉之為人子孫
者不輕進其父祖以襲頽俗為世告耳尚容親謝不具

達孫大叅

歲頗不收糧早賜明檄速以時輸少遲則盡于私食雖百

痛之無能為矣軍食何計哉數時穀價一兩無三石後可知矣濱海已三不熟民不聊生或生他患意謀之巡按公早委推官清理其地之尤貧者二月間將豫備穀一兩四石五斗之價賣之人僅五錢毋容多買得過者冒買一石罰十石主買擇義民大戶有行檢者具名于官人主二百石價令自收穀同看倉稱發至成熟或依數或大熟作四担八斗買穀還官庶無吏隸之擾無妄冒之奸而窮民得受實惠此非林下宜聞者然人心沟洫亦不容不

慮也漳泉或有賑濟亦先移文以安其心蓋岌岌矣不具
寄元老楊石齋

大號渙頒宿弊盡汰天生聖君天留賢相周宣之王化復
行山甫之保躬補闕殆軼而過殷武丁傳說亦有不足為
者矣某待盡陳人起落之盛豈不欲効候鳴以裨新政然
諸老則可某則不可人之飲水冷暖固自知也某跡孤取
忌去朝廷三十有八年年四十五長謝矣賴君相哀憐言
官論列五叨召命受者再大義所迫非得已也而力短弗

効委心就閒又十年于茲矣齒脫形羸風濕為梗精神恍惚
步履蹢躅語言顛錯何以拜舞闕廷叅國是追吏議逃人責
者哉抑固自處何如溫公病猶留路公老猶出崔清獻則循
分力辭為報某固願學也七千里外再乞寶難老馬哀
鳴一思皮骨之所非先生誰耶伏惟垂憐毋致再乞萬萬
寄蔣敬所閣老

邇者伏讀新詔及日報事目奉天之詔書開元之雜報退然
其後矣日御經筵閱章疏坐三公以決政事侍午食則虞周

之盛千載一時也惟賈生堂陞之論似或未講聖固生知亦
必待學意未有告也抑蠱與革與夬皆致慎重之詞亦宜念
也侍蹕憂憤林野淒酸二詩備野史何時也今又何日也我天
地祖宗固相之矣某自戊戌獲接道容貯結有今時以不及
話心懷領教言為恨然在匏庵木齋守溪諸老亦僅一面
書去位始答方石東所吳東湖無一面而詩篇往還地似也
謬承起落義當趨赴第已七十致仕之年衰謝轉深行
能素薄何恃能起昔君實起景仁不起東湖九峰幸庵固

君實者某無景仁之望而年過之容不知自處耶幸遂私乞
立足素定再近橋三近瀆執事忍使某橋且瀆哉不勝至祝
餘惟為國加愛不具元老毛先生閱幸瞻仰不顧書幸道私臆

寄孫九峰

丘壑隱憂彼此如積不謂復際泰平今日也起落意外無
任覲顏執事純德遠猷綴臯夔以弼成熙皞衆心共屬
幸毋讓焉某內乏素抱外乏時宜既老既病班行無其跡
者幾四十年今七十致仕待盡期矣朝無年似之人無同

時之舊至諸老亦無一識而禮儀久忘政理亦疎何恃能
起且壯歸老出亦悖甚矣某豈忍負聖明之主以自安
箕穎者流執事白巖幸庵諸老自足任世道之重某亦擇
所自處以少裨難進之風均為報爾幸惠曲成萬祝萬祝
嘉靖新詔遠過奉天而新政弛張開元分當北面天生
聖君而輔以賢相復舊為新化否而泰生枯活涸霖雨
八荒焉然易蠱與革皆有深戒謙吉無不利賈生堂陞之
論亦闢大禮此執事之素懷亦密勿大老之所屬意也不具

寄陳原習侍御

通得廉古之望于吳清澹老格于滇序侍養錄于二泉記生
祠碑于小泉豫章鏤鄧擁腫鉛鈍其不同器也祠甚無謂在
滇時且碑亟沮之不知何時又祠也讀高文重慚忤焉然亦
見道味之似與淺而知深也嘉靖新政聖固天生然量用年
進當受言之際毋亢取忤煩取厭高取憚驟取輕急於求治
老成弗為信而後諫古有成論焉幸擇所必可行言之舉
大遺細毋用數數也執事養深而望久自愛自愛克之幸

同是祝諸老起落九峰白巖之渾謹幸庵之勁力宜也區區衰且病又值當謝之歲義當力辭守溪翁不知何為處不具

寄白巖

山中伏覩新天子文武神聖登革之盛殷高之四海仰德周宣之王化復行下風矣耆遺起落蓋已傷力過時之馬矣自忤柄豎朝無其迹者幾四十年在林下幾三十年五召二起在官僅四年而半及是始被遇而病以老矣執事九峰幸庵梧山臺閣諸大老自足以佐理堯舜某聽散野箕

穎者流不謂無報也且班行無年似之人無同輩之老年
已當謝病又龍鍾拜跪俱難語言轉忘再乞回往動踰半
年司空地重容延緩至此耶連疏以進亦事君父一真幸
裁可否九峰幸轉道決不能起意詔條羣弊盡革士風亦
須一還今服用之侈威福之過送迎之盛巡守不時歷諸
司不治事官習於邪吏肆其奸學校廉耻道喪雜流朋
黨風興不副人意其不盡指也夫有德義以正其身禮法
以正其俗我者皆正則羣小自帖是謂不威之威其不然

燎原之星灰固在也世道之責非執事諸大老誰耶不具

復趙司空

久悉素望自端簡公所一臂末由豈勝注嚮適承教札公
移誤服聖天子新命勅促上道叩頓忤惶不謂榆景值茲
奇遇也無司馬之經綸有司馬之老病年已七十自石老
外無一二相識而骨枯神短血竭事忘跪拜時不能起且
初心日負聰明不及又去京師幾四十年朝儀久疎袍服
冠履亦盡破缺又作一番出處人其謂何當今耆碩滿朝

某一人足重輕耶即舉訓工而論某素乏心計少識事而
食官皆巧險者流以不識事臨巧險者流弊何能汰財何
能節功何能成三疏擬辭懷祈得請恭惟執事望實素隆
事體練習正副是位東湖再得共政起部當立改觀此固
朝論之公亦區區以人事君素負也由衷之言伏期鑒亮

寄陽明

適聞召命北上天子仁聖羣賢和會諸老之弼亮不孤泰平
召致今日矣惟白巖未至舊都猶居洛也綱紀之地治體

風化所關略細瑕崇大體第一義也言路開矣高取難煩
取厭則開者恐塞幸門塞矣短取媒隙取伺則塞者且開
今日可幸也亦可慮也然此時士風亦須一還服用之侈
威福之過送迎之盛巡守不時歷諸司不治事官習於邪
吏肆其奸學校庶耻道喪雜流朋黨風興不副人意其不
盡指也夫有德義以正其身禮義以正其俗我者皆正則
羣小自帖是謂不威之威世道之責非執事諸老誰耶不具

復陽明

辱書惠兼承趨召之教聖明在位可謂千載一時矣縱
臯夔以贊唐虞之治少知用世者身先之某敢後乎哉
桑榆景暮班行無更七十之老石老一二外無更相識
之人精力久衰經濟素乏何以副上知塞人責哉鄉康
懿公六十九翁司徒公六十八某徑速其歸在惠安公
六十四時也盡人固盡已哉近傳執事以左轄召虛殊
爵以須後封高奇之績乃今顯白載詔書播華夷而傳
之來世掀揭柄人何在哉公固天所與也幸願其行副

側席治道至意某大義當決辭三疏錄侶前數日有書想未由杭致也不具

寄章楓山大老

嚮次曹定翁二詩奉憶計徹尊覽是後德音時聞筆札欠便八旬舉丈夫子固天相也茲復重荷明聖新天子錫爵存問之典異是遭哉某亦混起落君臣之義無所逃天地之間然七十之年精力衰憊病以老矣已三疏祈哀諒在垂憐陸汝亨已承卹典快幸快幸唐侍御久

聞風來近見旌忠數篇大是名作二賢諒出門下也蒲
後輩亦頗興發林茂達黃顰尤者小帕將勤輕褻輕褻
餘惟若時眠食以膺純嘏至祝

答周充之

承書介感感區區麤慙徒以犬馬之齒誤為聖明新天
子垂錄三使臨門非舊時老馬筋力矣擬扶疾登道面
覲龍顏使老狀衰容莫逃洞察乃堅請不受仕而還上
也必不能到亦中途辭乞次也不意到劒而痰喘作至

建尤甚衰削已非人形今雖略愈過山筋力猶未敢擔
當也然未出境而乞殊非大臣赴召之體天則限之為
之何哉俟數日更量進止人回謹此申復不具

寄彭幸庵孫九峰

某狷狹不善諧世謬意高逸者流四十五而孤翔五召
而載以起亦尋以寂矣不謂又叨諸老之召夫以壯之
如彼衰之如此奚取自副慚忤有加焉三使敦迫強勉
出門意面覲天顏盡見某之衰容老狀然後懽疏祈哀

不受官而退不謂到劔溪而痰喘作到建溪又作卧床
褥者半月瘦削重若可念祇今未敢過山京師又未知
可到否也新天子聰睿神聖舜禹之君惟興議一事似
若未慊某在遠微聞輔臣禮官言官執議甚正然猶未
能一去俗格出濮議之上若定陶共皇則最下之議吾
人引君舍舜禹奚法哉舜受堯也曰受命文祖文祖堯
始祖廟也禹受舜也曰受命神宗神宗堯廟也禮曰有
虞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名雖曰禪而人後之

意隱然其間當時大事皆記之矣獨不聞有尊其所生
之父之事此萬世法也今不引舜禹之典章而下襲漢
哀之邪議其不惜哉執事九峰上所起若猶未舉須共
一疏使輔臣禮官文字之臣再議其間名分所關非細
故也夫名正則言順若曰如定陶共皇稱興獻帝則興
王國也安有帝其不可一也若曰如去定陶稱獻帝則
七廟之中似無小宗稱帝合太宗之位其不可二也獻
王義不可一日不立後以王嗣帝其尤不可三也由是

而推無往不悖蓋大綱不正則萬目不張亦勢然也或
疑有難處者某惟有不可易之大禮有不能已之至情
情不足勝禮也舊矣大孝召大慈大慈亦成大孝聖母
純懿之德中外具聞決不欲崇獻王以虛分以上累聖
朝大禮貽聖主大全中之一闕為天下後世議也或曰
事既舉如何曰聖人不貴改過一執不忍而終身執之
乎舜樂取諸人為善禹聞善言則起拜聖主舜也禹也
中外人心共屬聖主如舜也禹也何難改之有某至未

可期而議禮決不可緩幸二公圖之病中言不能既亦
不頗作書內閣上宰宗伯諸老先生幸出此書道下
臆不具

寄陽明

執事道足濟美學足開來文足追古人忠足以落奸賊
擒叛王又得聖明新天子為之伸雪以大取封拜試思
之古今有是耶下風謹低拜矣區區老以病道建溪痰
嗽二十餘日形體為之瘁盡過江尚有辭疏道此不一會

不拜尊翁老先生床下何心幸諒幸諒蔡我齋又過家
故性猶在也一笑

寄胡少宰

久不會謬記所物色執事李嘉魚二公俱偉執事尤忠
鯁可念新天子虛席治道拔寘天曹以尊甫老先生計
奔歸是豈一私焉之情已哉然大歸是時目可長瞑執
事亦可少節哀悃為來日報答地也賢者生世繫其不
少香幣少將几筵病不入城不親吊慰缺事缺事照亮

照亮

寄李宮保

白茅之役初聞亦異既乃知利人甚慰慰李貞伯少卿
物品時出伯綱吾輩諸人之上吳文定公不能過也鄉
賢未入子孫之微爾矣可觀世矣文徵明奔父喪卻賻金
金幾千許寧庶人屢召不起氣節有如此者其溫粹之
養介特之行深博之學精妙之筆法皆眼中所少一書
生名動天下蘇人以為星鳳意當以潘南屏例薦之昨

會守溪翁謂尚過南屏致之舟上與語連日知之深且已見其喜氣充溢鄉會恐不能易亦無待薦然吾人道不當遺此賢者也不具

寄楊石齋

伏讀新詔及封還數事心降氣屈甚矣先生養之充而任之重也泰山喬嶽興雷霆而出雲雨長育羣物成能造化為海宇巨觀足矣某朴璞同僧且愧且忤扶衰強起不謂年高分薄至建溪而痰火大作醫藥念餘日稍

愈忍疾過山至衢又作隨處問醫至蘇常尚未脫體坐
若夢行若仆居常自意有其心無其遇今有其遇又無
其力矣非天耶再強而前恐須竟乞非甘自棄外有托
而逃者矣本至幸垂憐燭還之間散士各有志仕與處
亦道也餘惟終始弼亮為九重倚毗為九廟光重不具

答后峰

家與途三得書謝恩議禮二疏明白正大忠愛藎人近
鄉諸賢皆卓卓自立山川鍾靈氣義歆發執事立赤熾

不誣也慰慰名大爭亦大幸重自愛立純大之體非大
事姑付言官言之文材啓範二賢學問突進可喜可愕
區區甚苦是出建溪一病至今未全脫體乞本已辦俟
進鄉某某煩道臆不顯書

寄邵二泉

昨承道寄意盛僕云執事大賢慮周而謀遠自有殊見
天地祖宗所以祚有道者自有殊徵也然邃庵後承家
承休也未四十承家後冠也亦未四十以彼喻此若後

焉意擇一親者賢者鞠之俟掌珠呈瑞一則瓜分之再則鼎立之無過也執事道深德厚名重位尊海內士道義相忘兄弟相念如區區者恐不再數不告誰告哉藏修之所力頗不辦神用涉過勞訓儉亦非所事愛深言易罪過罪過舟孟瀆候風九日晚始到明發議禮疏行度填行又明日矣乞疏候前再發謹此奉報不具

寄蔣閣老

某塘突獨急自讀書謬意古人自效當世不善諧俗雲

庄待盡二十有七年蜀之歸亦十一年矣又作一番行
止以術則疎力則衰以病豈不欲少依光華聽指令門
下者哉勢不可也謹疏情懷伏祈照亮使骸骨故鄉至
感至感三老先生恐瀆不顯書

寄楊石齋

某晚暮行止奉累牴見陳瀆真主希世之遇閣下忠誠
許國三老同心輔政亦希世之逢某雖駕豈靳為役衰
病誠不能也初期面覲天顏三疏辭職不謂又有刑部

之改某又焉有官之擇哉刻日且至京師不一見新天子暨我閣下君臣大義固缺而友朋之情義亦疎某之罪何贖哉第恐至不得辭而官不及効好事者又有某辭某受之議悔將何及吾人出處寧近迂毋近苟且某即就職能時月留耶親賢一疏倘聖衷開悟治化一機某在職報答無出此者不揆為諸君子開端而某之得解亦士風一繫也敬所礪庵湖東三老先生奉同裁覽不具

答趙司空

近閱報脩城數處皆人國遠猷老成謀事自異某寧有此耶方幸即不得乞附麻倚玉因焉不意又有它改一生刑官最後有兵柄之委恐恐然作過後昆而避神入廟重可慨也又不知遂乞乎否苦事苦事是位想暫屈耆賢固大有所授也不具

復顏司空

承書并致价感感某無惠荷新天子誤知然壯而歸老

過而出既久堦於蟲戶又難脫於龜筭重有是改非分之愧擇官之嫌蓋兩具焉世常言刑官作子孫累是謂畏影而走日中者也然抑末矣本之則老以病服列以共所事期無刑副上知誠不能矣再疏懇乞未知遂否人回敬此布謝不具

答白巖

承教感愧無已桑榆之境無人世望矣而溫旨稠疊斯生斯遇稍可勉強容忍自絕聖明多君子之朝耶老且

病誠不能矣又此遷改似涉擇官徒成陳瀆奈何奈何
閣下知某固相諒也不具

答山齋

承書諭辭疏太瀆罪愧罪愧名須實副恩重而報亦重某
材行何如耶愛國雖素直突不善處事所至無好散場若
上孤主懷下不副人望平日些子讀書護惜處盡去徒
自辱耳昨聞上心朝論皆若厭煩瀆懼罪速舟而來而
舌為缺齒割腫語言甚難入京正用此命薄甚矣部諸

司暨鄉相厚親友幸密告容區區見後下顧京師非外
比萬勿出迓至祝至祝

答遂翁

令孫至承書教感感壯猷耆德元老相新主以經理太
平士心俱屬亦華夷之望也區區貂續九峰白巖幸庵
三江諸大老之後硃璞之不同價然也事叢身益瘦每
及歸諸老輒相阻不知平生僅此易退一小節茲出相
併以去矣八月九日當官三月滿當力請骸骨郊橋夜

話當數夕我也忙中不及細書為道之軀保愛萬萬

簡幸庵

數日官書人事作擾而身亦困甚不及親拜床下道勤
懃罪過罪過執事素忠大節一舉足繫國輕重當此主
習未定邊事方殷豈宜引疾求去溫旨既已諭留幸為
宗社華夷勉起搜易謀臣計將為國勢主張為三邊生
靈造命至幸至幸

簡諸老

乞休第二疏久辦議二十五進比聞求去太多聖心不
悅移二十八不謂又有亟出之旨憂虞滿腹某常懼跪
拜難起臘十二之夜夢承旨內廷跪不能起驚覺益懼
益見力綿廷拜幾跌者數四歲暮孟春大祀俱不敢陪
何心哉除夕正旦家祠諸拜皆不能起開印拜跌在地
對僚屬抱愧殆不堪居繼有痰欬潮熱之證身益弱今
承命而出何以了此五拜萬一亦跌何以見人某平生
自此去矣抑七十二之年精力可復強耶閣下素荷憐

念亦幸為謀誠明良之會何故亟亟去也衷曲萬千病
不能出不及面訴謹此祈請得遂南歸君相再生恩也
不具

簡石翁

昨承敬翁礪翁湖翁三大老枉顧某備訴衷曲若謂有
托焉而然豈不誠諒彼假此為留某之辭爾某受知四
朝今日尤為奇遇聖天子垂容諸老垂念羣大夫亦頗
相信若可一日安于朝主少國疑言階賈異奸伏伺釁

何時也又若未可一日去于朝斯生許國之壯心熱膽
安在哉某視聽步履猶強支惟跪拜難起不可強支兩
膝時擦健步藥時服七十二之老求壯亦難矣寒家三
世近諸弟皆收局風痿某是局也前亟出命下戰慄無
容促九峰未能赴閉門學拜摇曳數三至第四拜而跌
朝叅何法哉天賦命薄如是負朝廷負知己負天下之
士夫言之心痛語梗泪赤下抱罪惶惑莫知所為惟執
事幸卒聽之至祝

答張總制

久乏存問孤特康重之操貯結之星瞻岳望之間蓋日
加而歲以甚价至承惠問感感東之寇流入南陽勦未
絕不知廣何如民貧召盜廣又以習而成君相之憂執
事當任之責也日者國是頗異功高物忌諸賢意未知
云何恐易柱不得本事大木重致撓敗某欲去未得去
尚當繼乞忙不具

簡石翁

千金駿骨仰荷厚情似有議非誠欲去者添此話說也
數日膝尤軟堂堦上下皆難勢難拜飽厚祿高坐心難
安十二三進第二疏二十進第三疏幸屬中貴傳衰老
之故必取俞旨九月吏事何裨新朝決不敢冀遺恩有
亦決辭徒見重瀆夫道大成大小成小某歸亦成小一
得今同年更幾人幸惠專然不具

見素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二十四

明 林俊 撰

說

邃庵說

豹隱霧而成文龍藏于淵以神變化雨下土夫資之弗
深無以為致遠之地而息煩鎮躁要非淺之能為也故
深居而晦處捐塵絕俗百物之交弗至則無諠聽無流

視左圖右書前箴後儆助我者有餘地矣石淙楊公應
寧藏脩之居擇最深處為之名曰邃庵其取諸此其制
乎外以脩乎內足乎內以無分乎其外者矣夫馳情繚
意於無何有之鄉身在此而心已在彼欲一時之靜不
可復得也則庵外也圖書箴儆猶外也公潛乎其內也
寄庵之邃以成其心之邃其業專專則志一其居靜靜
則神清則視無形聽無聲心有師氣有帥欲有坊道有
奧聖賢有域探微造妙以統百靈搜羅萬有孰得而淺

狹之公起神童第進士方方物出謀之始固已累有上卿完名修志朝士莫肩視以班顧自貶抑深造弗懈及門指授斐然成章其亦波餘于楊氏矣蔚人文澤寰宇前瞻却顧庸非公而誰遽之功于斯為盛

因吾字說

予與劉君時讓舉進士同觀政刑部同步行履數日輒穿駐足抖沙相視失笑其後同南京時教方易齒有敏名再見則驚視之矣今已博雅可諗以吾時讓之命問

字於予字之曰因吾說曰道根於性性根於天之所命
人與聖人亦類也聖人脩道為教不過因吾所固有者
裁之否將憚而弗信矣弗信民弗從聖人亦曲勞而無
功矣夫不勢而尊不威而畏不賞而自勸不令而人樂
而習之非通以至易不可聖人有待焉使人自有而自
為之又將通之曰人倫日用之常吾之道盡於是而已
耳則人將曰固是之易邪則均可能也吾將勉而為而
不為去聖人遠矣聖人又待焉有可入之機可進之地

又將通之曰道德性命之蘊吾之道盡於是而已耳則
人又將曰固是之未已耶吾將勉而為而不為前功棄
矣有可入之幾可進之地又將通之曰有天地民物之
責紀綱造化之妙焉吾之道盡於是而已耳則人又將
曰固是之無紀極耶吾將勉而為而不為則前功棄矣
於事就中探微而入妙吾斯之未能先得我心者可就
而叩也吾聖人師焉聖人不恒存存於書吾書師焉卦
畫於龍馬範演於神龜火錯於辰心歷於天運輪於轉

蓬律於鳳凰書於蟲鳥造化之蘊聖人心術之迹也聖人之迹師焉吾心者可會而兼領則盡乎吾矣非吾者烟雲飄散蟻蠓氛埃之過前又惡得因吾固無而規其必有耶此學法也持而不已吾於因吾觀矣彼謂聖人不足師與不能師均妄也

族子伯隆字德符

吾友林公長深同予出邵州刺史後徙福唐之甘蕉州又從尺籍于莆樹潛德數世矣竟符于吾友以刑部主

事求養母而南又求養母棄按察僉事教授常州忍貧
自節養妹氏百餘指是所謂難者常言術者言吾當無
子既而得伯隆竟出于數之外德之符至矣伯隆懷抱
尚未煖指掌翫弄尚未能作嬉笑聲吾友背而去之矣
是豈待子言而悟哉伯隆鞠子二寡母冷熱失調兩心
俱碎是豈待子言而悟哉寡婦之門不入予以伯隆故
每過呼出拊視頭巨而軀幹小不稱人意予危久之
駭異既又異今則偉偉然長身可壽可立可為吾友慰

矣人孰無子有如吾友得伯隆之難背之早隕息有餘
念二寡母特百常情於鞠育之間者哉天與人恒相符
德有後恒理也伯隆孝友所立慈與節鞠而抵于成者
其常人子之心哉字伯隆無德符可念之哉由而上什
百其身一伯隆焉由而下什百其身一伯隆焉念之哉

鄭氏三子說

師德君三子子表甥也秀穎澄潤治士業居若有所成
可大鄭氏因子廣命名與字之始終告之軒偉勁特離

風塵凌絕霄漢摧羣而懾類以操有彈擊之柄為鷄凡
羽族之剛無過焉傳曰衆鳥累百不如一鷄一鷄其九
霄乎負青穹絕雲氣背若泰山其翼若垂天之雲為鵬
凡羽族之大無過焉傳曰鵬徙南溟搏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一鵬其九萬乎長鯨踈節脩勁而素翎氣應金聲
音中律呂為鶴凡羽族之清無過焉傳曰鶴鳴于九臯
聲聞于天一鶴其九臯乎鷄至秋而疾鵬六月息者也
露八月灑灑則鶴聲清遠君子值其時以神其用剛其

鷄之職吾懼汝之嚇及鵠鷄也大其鵬之體吾懼汝之
笑貽蜩鷺也清其鶴之性吾懼汝之食爭鷄羣也其各
思所從事哉君子陽類一為少九為老老變而少不變
一汝者所以名端養蒙之始也九汝者所以要其變化
以成其德器之歸也汝兄弟念之極其高九霄可也極
其至九萬可也極其清且遠九臯以聞于天亦可也三
子曰唯

彭良佐字序

從吾彭惠安公請老僅孤弱一孫舉止無味有餘虞焉
公歿輔四歲予獨深公後為念時時屬其家撫視擇之
師教之而慎其所與遊每視輔肥瘠學進否以為戚欣
不知輔思副其祖何如也又惟吾時周篤行甘貧力古
道可為輔依以立為求女婦輔許焉今輔將備三加成
六禮字無予宜也昔魏攸識李德林公輔器字德林公
輔予未敢遽識輔識公當後始于輔也字輔以良佐序
皆公說也公由幼無穉習存省言論古聖賢自期一入

官即古名臣程法刑部屬則何盱江齊名王三原為巡撫並擅忠稱弘治初朝賢為盛然風力節緊問學皆無能右公弘治之政視成康而文景貞觀不逮仰窺我孝宗之神聖而諸賢佐理公有力焉所謂國著龜鄉典刑良佐無踰公者在天下猶仰之況鄉耶在鄉猶仰之況輔邪予嘗觀謝靈運王子安文字自豪然不為康樂文中粗幸仲弓之羣季和之或若謂有孫而缺忘漢君子憾之惟東京之楊龔忠繼白四世公相彭缺固楊

氏後果不及邪良佐為之而已

壽州六子字說

壽州弟待受年踰四六子四已冠其亦盛矣夫吾併字而告之夫名生而別之也冠而字敬其名也德而表由賓也德而勵由吾也弟子猶子吾有愛乎哉君子之仕仕道也非仕仕也投魚水而運彌綸泰否安危斯繫焉遇汝志孚所貴佳子弟以纂承往烈者也紹聞衣德興衰絕續斯繫焉適汝志孝懷奇應會禪化而經猷謀治

者擇焉燕石鞭賈其足重也哉遊汝志賢君子陽類日
升其道以明昌也而善處乎明又莫如晦暹汝志晦君
子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半途而廢遵道者之所無與也
達汝志健道中焉而已過不及均耳驚前而躡進者最
害道君子弗由也逾汝志中夫起落通塞有數焉存心
養性盡之我以事天也八元八凱八士虞周之際意今
其時矣五桂三鳳八龍一家之際意今其時矣十德九
牧聯桂吾家之際意亦今其時矣六子者其追似之作

吾林之氣以仰符國家之盛望六子者如此

字黃應軫君壽說

故人子應軫來告冠期予為之私慰且感焉賓之役筋力有弗逮也字而告之曰南方七宿合而為鳳赤鳳謂之鶉井鶉首鬼鶉目柳鶉喙星鶉鷄張鶉喙翼鶉翩至軫謂之尾軫四星中一星者長沙明則人壽壽人所同願尤以願軫也夫神完則實實則明日月者陰陽之宗精之所積也欲淨則虛虛則亦明水鑑之靈照也軫何惜

一身之慎致其實一心之慎致其虛乎壽地也壽無獨
為軫願之軫無他兄弟母氏依為命壽軫壽母也吾易
菴一脉寄焉壽軫壽易菴也象賢累盛以上承于先壽
黃氏千百祀軫始也軫獨曜也聯列宿以上佐天明德
其不孤矣中世孤筑特起之士如軫者不少韓退之范
希文歐陽永叔植立之盛河漢昭回乾坤並照其所謂
壽殆出予語軫之外軫之德不孤矣母自恕哉作君壽

說

鷄說

洪之山多灌林鳥之所依也其下有昂而壠夷而疇藪而區者焉黍稷稊蕒魴鰭鮪鱣鼉鼉百物之鍾也羣鳥利焉居人病耗已思逐之執彈若臨之鳥色舉以去有鷄焉攫腐醢以食彈臨之觸樹有聲鷄且去彈復臨之中翼如瘡鷄曰嚇止是耶食且宿如故觀者曰鷄誠亡慧哉寥廓蒼黃遠谷盤岡孰非若之所顧決百死于死樹腐醢哉居人曰是固形巨而處高視吾竝特綿黠將

量已也且獨不聞鷄之詳乎醜形詭狀附陰妬陽取卵破
巢戕蟻倫類覩者悸其形聞者愕其聲以虞弗祥楚畏
其留吳憂其徙朝之人欲羹分其肉以盡亦奚意彼哉
益厭而益彈之鷄習焉磔其丸以戲居人恣不能久之
獵者過焉引以勁弦絕膺而斃

傳

丁補齋先生傳

先生諱璣字玉夫丁姓潤州人宋叅知政事觀文殿學

士文簡公之後大府卿總轄華七世祖也祖寧葉建寧
右衛經歷隱于鄉自號友陶是生先中書舍人元吉學
行高古學者稱易洞先生先生服習庭訓凝永早悟慨
然求道之志十歲屬文有趣尚十八抗顏師席是歲領
鄉薦又四年成化戊戌第進士乞假歸潤迎婦張氏明
年還授中書舍人與同官烏傷王君汝並名古意王年
長踰倍尊為益友吳文定公原博費侍郎公廷言皆丈
人行禮若平交陳石齋公甫至京師先生日接道論久

而歎曰石齋克已功到其所學大類象山吾儒須內外
動靜交養互發甲辰歲除星夜殞乙巳元日星晝殞俱
有聲先生應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
數千言大要以正心為根本教東宮振紀綱正風俗慎
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為急務未言方士
釋老宜加痛絕疏入留中羣姦切齒伺之無分毫失久
之以同官公過連逮出判普安公委北上次辰州聞憲
廟訃三日不食孝廟嗣位起三原王公介庵為上宰公

功業自効聞先生至邀坐後堂咨訪竟日明日再邀不
赴具言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
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治保邦
可次第而舉言甚切直介庵受之欲引吏部屬為忌者
所沮僅判廣信未三年凡再上提學不果先生以易洞
去位服闋即家授興國知州居八月以錢孺人憂去位
服闋倪文毅公當軸收拾名士即家起致仕僉事章公
懋為南京國子祭酒先生為南京儀制郎中未四月遷

廣東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歲餘入賀道清遠山水暴漲舟且覆先生衣冠祝天度不免闔窓端坐與繼室陳氏二女丁氏伯子咸叔子尚季氏啟一家十一人俱歿惟仲子同與一僕以他舟僅存嗚呼酷矣弘治癸酉三月十五日也生天順丁丑五月十有九日先生德器充完涵養深粹圓運方晦含顯靜待動長不踰中人而信古任道有萬鈞之力崇正闢邪有萬夫之勇至於羣吠衆譟不震不搖則又有百鍊之剛焉誠孝天至伯

叔無異財親喪骨立儀禮襲用無遺至身無完衣子女
踰期無力為嫁娶噫亦難矣位署清局無事樞無言柄
將欲一身任世責之重而盡還淳樸之風愛君憂國性
真然也教人必先心身四方從學屢恒滿戶外先生必
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燥慮消息方與開講辯析疑義
細入毫芒而文字正大不涉荒怪故門下之士成大名
掄大魁青緋中外楚楚焉嶺南教法以厚倫為本格物
窮理為務脩身而達之天下為期假之數年文教可知

也先生為政以風化為先而誠動之普安夷酋有誓禮
將先飲以示無毒先生曰何不相信如是飲其酒却其
誓夷酋感畏遵約束終先生在不專殺一人時輸納絕
火葬歐治所授科目於是乎有人信有兄弟爭訟者先
生久不決曰將使自感悔耳既而果然鄉溪義勇以私
隙誣隣民為盜斷其舌而汙鬻其妻女隣斃獄中先生
宿驛舍夢若聲冤狀詰旦果得訴者一訊而服永豐銀
治羣盜時竊發先生巡視解散同寅坐事先生為曲處

乞印易牒獨執不從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果誰欺耶其人久自悔服遇事詳緩慎縝不用為沽釣士君子恒信知者姓名時見薦剡王介庵對人必曰佳士佳士予長先生五歲始識之同年稠衆中委蛇暇豫德輝動人自是屬心焉先生亦誤與可左官姚安無復敢送者獨先生與楊公邃庵數君子致詩先生復徒步十許里為別則知己驚焉為論列計矣予既復官先生亦就謫所龍關邂逅因得拜易洞舟次益信先生所得之

深又數年過潤則先生之廬不庇風雨予括囊僅助二
金嶺南之行僅助一公服又數年又過潤則先生之廬
幾不可入矣或問先生儒而迂何至一第不治曰有之
簞瓢陋巷顏子則然何至女子二十六不嫁曰有之程
氏孝女明道則然在士夫亦有異議者曰有之閔道不
識濂溪則然先生其猶幸于今之世無考亭之難處者
抑儒運之衰一至此極而天亦有所陰佑於不獲已之
間為承祧之地者先生號補齋所著有補齋集若干卷

大學疑義一卷洪範正誤一卷四禮儀註若干卷中庸
語孟易說未脫稿又欲繼朱子之志以儀禮為經禮記
及諸經有及於禮者為傳而補以注疏未成書云贊曰
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補齋蓋將有意焉冲澹渾融
窮探力賸而志之所向不息不岐觀其行已事君誨人
著論大略可見已使得幸而及程朱之門淵源之續其
殆庶幾焉倉卒水禍一信始得屍而衣冠端整殆所謂
俟命之至確乎其不亂者斯補齋之終也

雙松先生傳

雙松先生諱璽字世調世為枕峰林氏宋神童科進士
禹臣子津龍為常平幹辦公事稱常幹林遷塔林稼翁
也四傳為封戶部員外郎公樵樵四子伯雙松與仲子
璧季子塗尤傑特伯仲先長遊吾莆從編修李先生士
英授經攻苦忍淡夜讀盡四鼓啓明見復讀成化辛卯
伯仲領鄉薦壬辰戊戌先後第進士伯戶部仲工部皆
主事員外郎郎中其後雙松為宰臣所知拔勲部璧復

除祠部皆有宦業雙松尤開朗有犯委委謝過不屑辯
枉直淺中狹量讒嫉險刻之流見之風消權閹柄將陰
易故武以無甚民厲嘗監內廢藹衆官坐守支死妻子
不得歸為處得歸太倉視事絕齟齬寅入酉出比歸過
午門率漏下十四刻寂無人聲猶局步歛容疾風甚雨
無異為寧德林莊敏吾莆翁司徒所知父喪服除不欲
安要局復求戶部復戶部尋擢以為湖藩叅政分守荆
南歲餘視藩篆藩務故叢委加以三藩府之建三親王

之之國十數巨璫之奉使歲之賓興供億紛拏爬梳有
餘直餉軍都勻預文綺之賜弘治丁巳陞中奉大夫廣
東布政司右布政使省公徭澄吏弊抑柄臣進香之擾
時議縮師生膳費雙松曰為國育材奚費窮治驛遞私
廩曰法去太甚下官祿薄未易責之深夫網密則姦
起破觚斲珣蒸蒸而俗阜秦漢往事鏡戒也疑獄多從
末減貢院增闢為新己未轉左廣西大夫階通奉兩藩
連壤雙松念母葉宜人老獨身迂道兼程數千里而至

至前一夕母病卧床褥顧叔子址曰思見而兄址曲意
慰懷曰且至翌日果至慰問悲喜踰六日母逝視藥視
歛因得以自盡其情凡三過家壁率以公便偕至最後
壁為貴藩叅議兄弟金緋塗亦領鄉薦隣曲聚觀為榮
既喪母無意仕進玩易攻詩泛涉數學與二三耆英為
秋江泛月之遊望六猶未舉子涉秋園亭前西瓜突出
一本塗謹護之祝曰瓜結兄當子果結是歲錫福果孕
戊辰冬季雙松病不起目錫福念之屬意于塗沐浴衣

冠而逝二十九日也年六十五枕峰壽丘之原雙松蟠
鬱愛之號雙松運剛於柔括顯於晦售直於坦植廉於
同而處之一以仁裕自視若無官親舊衰落之門衣食
婚喪人為之地藩之長入覲行費皆出區畫比入賀長
一無所謀公有所預亦靳無與長去贐復厚有詰曰同
僚如弟兄何相猶耶人服其量愛弟誠至腴田一意為
讓所居竟舊廬囊無贏貲或疑其詐曰不可欺者天耳
所著有愧蘧集贊曰易包荒得尚于中行書有容乃大

韓魏公之博大程伯子之春風王文正公之引咎不辯
富文忠之不問詬者溝澮河海之不同量信然哉福唐
泉山誠齋雙松同時稱三林誠齋恂恂退讓泉山雙松
無可無不可和不同溫潤而栗所謂君子者二公躋要
詣極雙松資望已偏竟不復起以左轄終為世遺材有
幸不幸者

謝都憲約庵傳

謝約庵諱士元字仲仁世為長樂僑姓童孺時嘗獨卧

僧樓祖母夢大星起樓上異之諸孫方治經即不局局
舉子一事第進士為主事分視京儲論時政與中貴異
求之無可過王忠肅崔莊敏知之薦為建昌知府始視
事訟者懷詐牒滿郡庭公立發數奸其一方出券公遙
叱曰何偽乃爾訟者愧屈人驚以為神其察事舊而券
新也為治先化後政骨肉之訟先教之悔南城民鼓妖
石佛蒙腐鼠棲之屋以集羣鴉公碎之魯巫托神妖言
禍福公至托畏公去無敢復妖郡衛並置武流入私餌

庇盜竊無虛夕公休以法盜斂新學宮聚書萬餘卷禮
器樂器以備暇則臨視督課按射禮習行之士賴有造
川嶽之氣亦於是乎還狀首則張宗伯昇三魁則羅少
宰玘甲科禪續斯為盛祠李泰伯墓表孝節門梓行敦
化表忠勸學圖詩以流布村市歲再饑再發粟既盡繼
之以俸以歆感延糴建恃為命夏巡視時正旌其能進
階與誥封其父磐中憲大夫知府母陳配陳皆恭人秩
滿民乞再借憲皇帝進其俸命蒞三年以憂去郡補廣

信聲先人習瀕代處山民盜鑛擾永豐猶自引青耀兵
靈鷲為諜者所誤入其伏筌中左股公累瘡督戰大諜
殺入賊大敗俘其首塞穴而還分守東川夔之東鄉連
三劫公立城戍擒捕數百賊建始土人豪奪相讐殺奏
訴殆無虛月事干湖川往往怯深入違期會停案養頑
公徑往繩數魁直之土人大戒韓司徒文時在同事服
其有勇吐蕃二姓擾邊公往經略聽宣諭而去弊孔搜
剔邊儲核隱石計者十三萬而畸卹故官鬻蜀之流餓

衛之還鄉而收瘞其道死自叅大政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在蜀者八年蜀之人益恃為命性疾惡吳叅議英者輕狡善暗計必無利于公撫數事奏之按無驗英坐誣愧死公召還病乞骸骨而歸歸四年年七十以卒公天性孝友出視官入則色物為養終其身兄弟無異財俸之入弟主之嫁具姪必子均食口多自粥以先家衆族之貧生而舉火死而藏賴之沉實善任所至必欲流盡惠屬人故始而愛繼而思建人構生祠樹遺愛碑其

再經于建也民空巷走迎豚肩法醢效殷勤者肩而入
歎噓泣下公為之酸楚慰遣而去嗚呼政之得民有是
公之學尤發於詩所著有約庵集詠史集行于世子廷
柱廷棐廷最廷柱今為湖南按察僉事見素子曰民命
于君而司之守也漢宣帝有言與我共理者良二千石
黃次公劉祖榮冠子翌在漢之理有足稱者成化間郡
多良守盛延平顯楊嘉興繼宗公建昌尤名治行皆躋
位中丞公以民願三年留不按選格拂時宰意既去建

猶補信州未滿四十日又補永平一守留滯幾二十載
自信而違俗難翕張如是斯循吏之所獨少也

行狀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陳公行狀

浮山義士陳彥貞甫豐頰長身少年學雙舞劍棄就伴
讀其學經有司強辟通掾猶用儒進取久不第遂就掾
試得七品秩待次銓曹大宗伯胡公榮重甫風格延致
西賓屢欲論薦甫辭謝不可歸省親于家正統己巳敵

寇我北鄙英宗睿皇帝親提六師正其罪權奸擅柄乘
輿播越甫應募為千夫長統三十六州縣兵與敵戰鴈
門躍馬突陣出入如飛敵應弦斃錯愕走逐北數十里
關賴以完巡撫朱公鑑深加獎勞錄在功首庚午戰代
州陣于北門敵衆多吾兵少圍繞數重矢下如雨甫出
殊力死戰虜震却甫奮擊潰圍多所殺傷時盛暑甫憤
國辱痛心疾首日夜不解甲血汗沾背力竭病渴數日
死七月三日也葬天壇山之原得年三十有六諱福贈

監察御史陳之先大原人元季兵亂徙居浮之北王村
曾祖信卿祖敬父俊皆隱德弗耀母唐氏配楊氏年三
十二先卒贈孺人繼范氏封孺人楊孺人二子長政南
漳典史次孜湖廣按察副使字勉學居靜任煩能持廉
名宦業方未量孫男七人大經國子生大綱邑庠生大
紀大韶大武大夏其一大綸早世孫女六人皆適字士
族曾孫男一人應奎曾孫女二人范孺人歸甫不數歲
而孀年方望立已無遺血能矢不二天教撫前人子以

偕于有成裕厥來昆君子謂能節而愛也年七十二弘
治癸丑五月五日亦卒訃至勉學棄官服喪謹詣俊曰
致七歲喪吾母十二歲喪吾父筑筑罔知墓石未刻今
將祔繼母于封將求有道者銘行實之狀將以累子遂
受為之狀以俟採擇焉

吾母安人黃氏事行

吾母安人黃姓東里人唐御史滔宋狀元公度之後父
諱滋青田訓導母林氏陝西按察副使時之女媿賢儷

德吾母既性且習及歸吾父主事菊庄翁吾高祖教諭
三復先生規範整完吾曾祖處士德齋公曾祖妣方孺
人為子婦賢吾祖教授敬齋公為諸孫又賢當是時家
法稱吾家方孺人俊及見焉吾祖官在外吾祖妣趙妣
皆先世奉事太姑諸孫婦任責焉方五鼓序立床下問
安否一應對失節門啓閉有聲即叱去黎明梳洗坐堂
上諸孫婦東西行授事曰髻弗整倉皇後至行步身動
搖又叱去日較所讀書園圃所治之業烹調紡組之職

一不可則又叱去無免者獨吾母能得歡心方食少善
飢吾母日進六七食稀稠酸澹默符其意善感能調冷
熱之候氣善滯能摩慰以居流暢善魔則伺其睡熟扶
挾側卧移其手不使覆胸既安適徐出織麻課俊兄弟
書欲卧則曰俟盡此麻或啖以時策以起勤事頃復往
候方魔則微呼或爪其足跟出息以接其氣既甦誘與
語既睡方就寢及覺又已在旁問安如是者夜五六起
蓋衣不解帶者二十餘年稍疾則徹明不交一睫彌數

月不厭藥不俟試如其分有新物百方致之方有姚氏
甥鞠于家吾母百心撫視以悅方意方嘗曰吾無是婦
前死十年矣又曰汝必有厚報又曰汝俊娶婦吾目瞑
矣方歿年八十有六手二簪與俊曰吾不見汝婦盖久
辦也吾母曲為逆婦時俊年十八跪言曰幼習未定又
祖未大祥不可方曰言是吾祖亦吾母是賢在楊州命
侍官次吾母曰太姑在不可以行遂促吾父攜少母楊
以從楊與吾母處四十年疎簡多病吾母躬調美食致

之楊或不食候強之子同仁均視人莫知其嫡庶家雖
無多積然賓祀曲致厚潔有求曲畀之至自落具衣珥姪
婦求履材無可與者時方作吳氏妹嫁被彼戲曰是可
剪矣即剪付之既之被不成人以為笑三族加割惠吾
伯父母外祖父母吾舅喪葬族祖師禹師堅師通娶皆
力相成事劉氏表妹籍庇尤多陳氏姨三子璵國子學
正琬瑯舉子業皆有聲一歲俱死成落門吾母令吾睢
州弟侃與傳各許一女聘其孤平生無深坐無疾言無

見喜愠方與女賓坐報者曰二郎鄉舉俱中謂侃及崇明弟僖也吾母不答又報頷之略無動容盥浴食飲客至索茶酒未嘗一呼侍婢雖俊輩竟不能知其音吐大小其所徐答則其所未愜意者也俊兄弟少學罵人禽獸則曰村俗何異遂不敢罵人疾走則曰無急事俊言直得子有奇夢以語所知吾母曰驗未蓋刺躁也吳氏妹死殯之壻疑歸其資盡笈笥出之母指一簪曰是借之某者餘留新婦宋氏妹欲為其壻求進身於俊以屬

吾父父曰屬汝母吾母日三至軒中亟去故無是也疑為覓遺物不荅久然後知其重於言吾妻性頗急請裁之吾父曰汝母能是耶吾兒倦於學請教督之第曰當學素少病嘗一卧床褥吾父嗚咽不自勝顧謂俊曰吾得後死供香膳三年報之足矣汝母之善有非人所及者問之曰是豈可兒輩道耶蓋吾母年四十即自居老成有隱德焉至老紡績不倦夜率盡二鼓俊懼其勞笑奪之坐少頃徐取將事又奪微笑曰母妨也足不出閨

門雖孫壻輩少見其面見亦不交一言或曰家俱平安則異事也俊方伯命下有司勸駕焉俊辭焉姻族議不可吾母曰任為之中丞命下有司勸駕焉俊辭焉姻族議不可吾母曰君命再辱母辭第早歸耳嗚呼不孝違吾母之教矣其如何其如何嗚呼吾母幽閑貞邃恭順慈孝侯唐未足多也俊豈敢誣吾母俊出餘二年六疏求歸皆不得報今承乏巡撫晝夜勞役期盡厯諸道以報上恩遂自劾擅離之罪徑歸不謂吾母計聞矣弘治

癸亥七月廿又八日丑時也生宣德戊申十月十九日
時其造申酉戌亥或曰德之異稟之純也男女八人俊
侃傳僖吳氏妹吾母出佐方氏妹宋氏妹楊出吳方二
妹早世孫男十人達過適遶遠近遲遠週女九人曾
孫女三人墓在雲庄勝塘十二月二十一日其葬期也
俊嘗欲傳吾母事行以為家訓因循有今凶疚荒迷續
述弗次舉一而百漏不孝何加焉惟大君子評隲以藉
手求言史氏不勝殞越願幸之至

明文懿公楓山章先生行狀

楓山章先生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澱濱遺老其晚年別號也蘭溪純孝鄉人上世自建之浦城來族代有令入國初起人才不就為叔良甫公祖也質厚有鑒識贈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為申甫甫公父也無擅遂無獨成贈恭人為吳母也公生正統丙辰壬午魁于鄉丙戌試禮部為會元入翰林為庶吉士為劉文安柯竹崑獨與不涉芟潤劉云然詩本諸志而文本諸道柯固云

爾也編脩甫四十日偕同官黃耒軒莊定山論上元烟火非是謫先是羅一峰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謫時稱翰林四諫為榜得人毛給諫弘論救改南京大理評事由儒飾吏不腐不深南俸入視北乎縮例益以堂隸雇直之羸公獨無益遷福建按察僉事體仁藏用與道弛張沙龍泰寧閩漳山海之寇皆有以俘其魁離其黨以默圉完醇之故而菁桴土鼓非世觀之習也三年疏致仕以去尹莊簡固留不可三詰而終不變時年四十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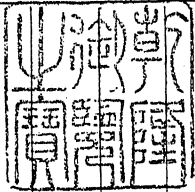
以為難既歸甘貧守道奉親外閉關讀書畢心體認之
學而言必根志志必宣用用必副功楓山授受提挈綱
要以自得悟領之精蓋至是公之得益深士之風為之
一變學子至不能容白沙一峰定山皆極推與朝論時
有所薦張莊簡儲殖庵潘南山尤道味同也孝宗朝南
北缺祭酒倪文毅起謝方石于北公于南時未終制詔
虛位以待既就官開示近裏南士意若無奇比論理道
探索幽隱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具時履具地處分其虧

成五經論難若寸莛撞鍾迎手而應然後知書無不讀
理若事無不會學政時政有疏勤聖學重詔令謹天戒
隆繼述謹大婚疏武宗朝如此前後兩乞致仕溫旨勉
留有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宜師表之褒既三年三疏請
老而自問醫東下南京太常卿辭禮部侍郎又辭既致
仕愴士鼓奸網常易故縉紳罹毒在宗社亦為之搖公
明炳幾先而憂同在位者蓋炳炳焉江之寇陷浙公移
縣城矮屋三間左寢右饗門垣不能備侍御鮮君冕張

君縉給諫徐君文博守劉君范時疏舊學者德表以風
詔加存問上入正大統再用言者薦加南京禮部尚書
致仕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報至公已床褥日噫
無以報為也疾亟與林守有年論古今事與姪贄論君
大夫保天下國家之本取士會父子庶幾未旦故居之前
星隕申及化辛巳除夕夕也壽八十六善類相吊皆曰
章先生亡章先生亡公仕籍幾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
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餘年義利界軫表坊

立第辭之甚峻易深而善於用健取乾定取履順取巽
固取恒粹中貞格真足以歆動一世表律天下之士夫
不知古君子何如配郭恭人善共艱難先卒子振擴捷
孫訢曾孫衢試皆天歿誥不慧少子接八十二始生今
始五歲天固章氏念也壬午三月癸酉姪方伯君極奉
遺命長山祖塋以附以與郭乎合以不煩有司既畢事
檢其筭文幣數端二婦穀五十石妾尚無遺完名始終
其偶然之故哉璽書存問之使及門已不待賜葬賜祭

贈太子少保諡文懿皆身後之遭事行門人董遵記為
詳所著有楓山集婺鄉賢誌蘭溪誌所輯有諸儒粹語
宋史刊誤未成書俊臭味偶似出處大致亦殆有同者
楓山還往拜里門而叅几杖抵足前席時若有所寄是
日何日忍登公之堂哉景仁之傳後死者之役也捫洎
評隲俟立言大君子碑有道者



見素集卷二十四